

东华自幼家贫,大学毕业后,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京州市委办公室工作。上班前夕,父亲置酒庆祝,爷俩相对而酌,父亲红光满面,三杯浊酒下肚,老父亲严肃地说:“今后,不论到哪一步,希望你不要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,好好为党工作,为人民服务,不贪腐就算忠孝两全。今天你要答应我了,我才放心让你上班。”东华泪涌双眸,跪地向父亲磕了三个响头,道:“爹放心,儿子答应。”

在市委办公室,东华谦虚谨慎,严格要求自己,每天早早上班,先把领导和自己的办公室打扫干净,再精神饱满地处理日常工作,不久,被提为科长。主管领导是当地一知名书画家,且公道正派,赏识东华的为人做派,以为人才难得,有意培养,又怕其掌权后经不起诱惑,反而害了他,思索良久,想到以赠画的方式规劝东华。某日,将东华叫至办公室,赠其作品一幅。只见画面上荷叶亭亭玉立于水面之上,数朵洁白的荷花,含苞或怒放于荷叶之间,生机勃勃,清秀隽美,意境深远,题为青莲图。

因业绩突出,东华被市委提拔为副处级领导干部,任某县组织部长。上任

伊始,大刀阔斧,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。

掌权的领导干部总是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的对象,知悉东华当上组织部长,各路同窗好友纷纷前来祝贺,人情往来,东华也不好拒绝。因为八项规定要求甚严,所以不入会所与高档酒店,只选干净特色小店,一顿下来或三百五百,自掏腰包招待客人,有时囊中羞涩也会由同学买单,不在话下。饭前饭后,来者推心置腹说了一堆恭维和祝贺的话,也不忘表白自己的意图,有为傍大树求提携的,有想揽工程以自富的,也有的只为联络感情而来。东华当然清楚人情世故,知道子丑寅卯,但是受党培养多年,清楚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,他还没忘初心,更没忘记父亲的教诲和老领导的良苦用心。对于不符合纪律要求的所求皆巧妙化解,或表明立场、或虚以应付、或说明苦衷,所送礼品礼金

一概坚辞不收。

上任半年,东华深感担任领导工作繁忙,事务多,责任大,学习上不免有所放松,加上同志们整天领导领导短的,不禁飘飘然起来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反躬自省,自觉状态不佳,倍感担忧。遂将青莲图装裱一新,挂于书房,日日观赏以自警。

忽一日,妻弟携一人登门造访,在家里叙些家长,二人饭后匆匆而去。送走客人,回到家中,东华发现椅子上躺着一本书,随手翻看,里面赫然夹着一张便条和一张银行卡,原来该人想承揽东华挂帅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。他突然想起前一阵子,隐约听妻弟说过这个开发商做得很成功,人品亦很好。想到

卡上的50万元,东华心里七上八下,浑身不自在,竟鬼使神差地把书连同里面的东西一块收拾起来,放进书架,一连数天不进书房。

那几天,东华总是心神不宁,睡不好吃不香,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也感觉特别别扭。于是,就站起来,望望窗外。几只鸟儿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,他呆呆地看了半天,又回到座位上闭目养神。妻子也察觉到丈夫有些反常,她预感丈夫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,心里十分担忧。这天,吃过晚饭,孩子因要考试早早就休息了,妻子泡了两杯茶,拉着东华陪她看电视,电视里《人民的名义》正在热播。两个人静静地坐着,不时喝一口茶水,谁也没有说一句话,只有电视里的声音在客厅回荡。看着看着,东华突然起身,走进书房,凝视着几天都没有去看的青莲图,他的脸越来越红,自己摸了一下,有点烫手。看了一会儿,他果断地抽出那本书,掏出手机把妻弟叫来,将书连同夹带的东西原封退了回去。

那一夜,东华在书房休息,一觉睡到天亮。

“清风周口”廉洁文化征文活动获奖作品



木子 摄

雪花盛开的童年

安然

瑟发抖,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奶奶把捡来的桐花放在开水里煮一煮,给我包子吃。我那次竟破天荒地吃了两个包子,奶奶欢喜地笑出了眼泪。那个雪天的桐花和奶奶捡桐花、做桐花包子的身影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,每每想起,清晰如昨。

记得有年冬天,特别冷。老家西边有个大水坑,这个大水坑可是我们的儿童乐园。夏天在里面游泳、洗澡、摸鱼……等冬天水坑里的水冻成大冰

块,整个一天然溜冰场。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,我们都冲出家门,堆雪人、打雪仗……最好玩的就是在水坑里滑雪了。本来就滑的冰块,铺上厚厚的雪,别提有多滑了。刚踏上,我的脚就不听使唤了,脚底一滑,身体重心不稳,身子往后一仰,就跌了一跤,引得小伙伴们一阵哈哈大笑。小伙伴们也纷纷走下水坑,然后就听到,扑通扑通的摔跤声。我们躺在雪里嬉笑、打闹。笑够了,站起来继续滑。我蹲在地上,两个小伙伴牵着

我的手,拉着我向前跑去,呲溜溜像开火车,很有趣。突然几个小伙伴横冲了过来,刹不住车了,我们又摔倒了一堆儿。不吵不闹,哈哈乐一阵,站起来继续滑。后来我们排成一队,后面的人拽着前面人的衣服。有几个小伙伴在前面拉着跑,像拉了一辆长长的火车,我们边滑边喊:“嗨哟,嗨哟……”一片欢声笑语,使冰封世界充满了生机,雪花一刻不停地飞下来,落在我们的头上、肩上、脚上……哈!我们都成了一个个奔跑嬉闹的雪人啦!
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,如此美妙的冬日,如此的飘雪时光,怎可辜负,我穿上大衣走了出去。站在偌大的广场,银蝶般的雪花翩翩,我似乎又回到了雪花盛开的童年……

雪花翩翩起舞,像一个个小精灵,从天空轻轻飘落,纷纷扬扬、飘飘洒洒……一朵朵、一片片晶莹如玉,洁白无瑕,像天上仙女撒下的玉叶、银花,那样美丽,把大地装扮成了童话。我望着窗外雪花飘飞的世界,想起了童年时关于雪的故事……

小时候,我和奶奶在乡下老家生活。那个年代,家里还不富裕,都是勉强度日。我从小体弱多病,又挑食,这也不吃,那也不吃,面黄肌瘦的。奶奶怕我饿着,总是想着法子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。这年桐花开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雪,大雪过后,房屋、大地、麦田、树木披上了银色的衣裳。风一吹,桐花落了下来。雪停了,我跟着奶奶去雪地里捡桐花,看着奶奶消瘦的身躯在雪地里冻得瑟

瑟老头裹着鼓囊囊的棉袄,倚着村委会的旧砖墙,耷拉着眼皮儿晒太阳。瘦老头笼着手走到近旁的树根上坐下,摘下棉帽,搔着头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

夜里梦见摔砖坯、烧窑,跟我兄弟合伙干——我光着屁股一起玩大的兄弟……俺俩同年同月生,他比我大两天,我得喊他哥。瘦老头从梦里捡拾着记忆,眼睛闪闪发光。

胖老头眼皮抬也没抬,唔。

俺俩上学都晚,八岁那年,一起赤着脚去小学报名。老师说,数数去,谁能做到一百谁就上。俺俩坐在学校前面的水塘子边上,看着扎猛子的扁嘴儿(鸭子),开始数: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磕磕巴巴数了十几遍,手指头、脚趾头都加上,愣是没凑够这一百个数。

胖老头笑了一下,嘿——眼皮复又闭上。

上了几年学,也没上出个鼻子眼,家里又缺钱。俺哥俩一合计,就瞅着做点活,好帮衬家里。干啥好呢?摔砖坯、烧土窑——靠土吃土呗。

胖老头的头一点点往下顿,到最低点又猛然弹起,再一点点往下顿。

摔砖坯得取土啊。从自留地里拉,一车架一车拉,全是能捏“泥巴狗儿”的黄胶泥,堆得像小山——中间挖空,洇水,里层渗透了,再把外层的干土翻进去。来回倒腾好几次,才算和好了坯泥。

一缕细微的鼾声从胖老头的鼻孔里飘出来,被太阳晒得松软。

瘦老头住了嘴,怔怔地望着院子。两只麻雀跳跃着抢啄地上的一粒干粮,怅然若失。

二

夜里梦见摔砖坯、烧窑,跟我兄弟合伙干——我光着屁股一起玩大的兄弟……

胖老头眼皮抬也不抬,唔,听说过。

我兄弟他能干,就说摔砖坯吧。坯模子是五个屁的,挖一块泥巴,轱辘一层细沙,摔进一个屁里……五个屁塞满后,拿刮板刮平,好,两臂端稳,翻转,沉住气往下倒——母鸡下蛋似的,我那兄弟一天能率下一千块毛坯。

胖老头睫毛颤动了两下,唔。

瘦老头说,晾坯三天,装窑三天,大火再烧整整九天,上头用水洇。三天后出窑,清一色青砖,温嘟嘟,瓷实实,四五千块哪。俺们两家就靠这窑砖,翻盖了新瓦房。

胖老头抬手挠了挠头皮,头上翻滚一下噜噜干树籽儿。

第二窑砖,五分钱一块卖给了大头兄弟俩。赚了两千多块钱,在村子里成了新闻,说媒的门槛都要踩破了——好几次相亲都是在砖窑里面。俺们十七岁上都定了亲,爹娘乐得嘴都合不拢啦。

第三窑没洇水,是红砖,七分钱一块卖给了公家。1985年开春,把媳妇娶回了家——一条上摆着黑白电视机,馋得都没人去看新娘子了。两家像是比着生,三年里头他家俩男娃,俺家俩女娃。

胖老头挠着耳根睡着了,鼾声纺线似的,一声长一声短,绕着墙根嗡嗡转。

瘦老头默默地抠着指甲。

三

又一日,瘦老头笼着手来了,面色虚白。

胖老头打了个长长的呵欠,啊唔。

兄弟

李学志

夜里梦见摔砖坯、烧窑,跟我兄弟合伙干——我光着屁股一起玩大的兄弟……

胖老头眼皮抬也不抬,唔,听说过。

孩子多了,花销大。俺哥俩就商量

挣大钱,扩建窑砖,购置制砖机,往外卖砖——那时候砖多紧俏,八分钱一块。

胖老头眯缝着眼说,唔。

俺哥俩东拼西凑加贷款,凑了十几万块钱,建了几个大窑,买砖机,雇劳力,总算开张了。第一批砖,一毛三出手,我结的账,两万多块钱,当年吃公家饭的老师一个月才几十块钱。瘦老头停了一下。

胖老头依旧耷拉着眼皮。

我结完账,刚到镇子北口的肉铺

前,瘦老头开始结巴,见……见我那媳妇儿,被计划生育工作队逮着了,押在

卫生院门口,腆着大肚子,泪哗哗地望着我……要么罚款,要么拘人,唉!我怕

老婆子的孩子有闪失,一咬牙,就把这

笔钱拿去赎人了——从上到下捋关系,

花了一多半。

胖老头嘴唇似动未动,唔。

瘦老头说,唉!我咋跟我兄弟交

代?等着这笔钱发工人工资哪!那天就

拐丈母娘家没回去。想着哪天凑够了

数,就回去跟我兄弟解释。谁知陪老婆

去外地生孩子,越走越远。终于生下个

“带把儿”的,怕又罚款,一拖再拖,倒没

回去。从此在外落户,不敢回村,尤其怕见我那兄弟。却是常常做梦,半夜惊醒……从此落下个失眠症。

瘦老头默默地抠着指甲。

四

瘦老头许久没来。

这一日,唢呐大作,发丧的鞭炮噼

里啪啦响。披麻戴孝的人群跟在“龙驾”

的棺材后恸哭。

胖老头吃惊地问,谁?

郑三,得癌症死了。

胖老头扶着墙站起来,郑三?郑三,郑

三!胖老头站起来,拄着拐杖寻声追去。

几天后,气温突降。胖老头突发脑梗,再也没有醒来。

大槐树村平添了两座新坟,隔得不远,一袋烟的距离。

瘦老头说,我卷钱逃走这事儿影响太坏了,债主怕了,闹着要款,工人停工,闹着要钱,窑自然就办不下去了。十几万块钱,不是小数目啊,听说我那兄弟被逼得上吊,被他儿子发现给救了下来,大年夜还挤了一屋子要账的。

胖老头睁开了眼睛,摇晃着脑袋,

努力在搜寻什么。

有一年我偷偷回来,眼见得我兄弟

一家人挤在自留地的小窝棚里——把

房子都卖了抵债了。他把所有的债都

还完了又重新办了个养鸡场……我在

他门前转悠了一夜,愣是没脸进去。远远瞅着他,背也驼了,头发也白了,我当时……瘦老头鼻子一酸,抹了抹眼睛。

后来,那笔钱我算上利息,找人给他,他又原封不动送了回来。

胖老头说,唔,听说过。

他后来得了糊涂病,已经不认识我了,他叫郑大民,绰号叫“大嗓门”。

胖老头咧咧嘴,又耷拉下眼皮。

瘦老头突然扯出哭腔,大民哥,你

睁眼瞧瞧,我是郑三啊,我对你不起,这

么多年,你骂我一句,打我一顿也成啊。

郑三?胖老头一脸茫然,复又合上

眼皮。

瘦老头孤零零地坐在那里,像是一

根多余的树桩。

四

瘦老头许久没来。

这一日,唢呐大作,发丧的鞭炮噼

里啪啦响。披麻戴孝的人群跟在“龙驾”

的棺材后恸哭。

胖老头吃惊地问,谁?

郑三,得癌症死了。

胖老头扶着墙站起来,郑三?郑三,郑

三!胖老头站起来,拄着拐杖寻声追去。

几天后,气温突降。胖老头突发脑梗,

再也没有醒来。

大槐树村平添了两座新坟,隔得不远,一袋烟的距离。

题反腐倡廉

王甜元

平生所爱,善结寒梅翠竹为朋。
执政应留碑,洁口碑,树心碑,
但求无过;
为官须有道,堵邪道,行正道,
只愿利民;
案牍劳形勤理政;
甘棠遗爱乐亲民。

</